

論蘇聯發展俄羅斯共和國非黑土區

謝天士

之控制。

至於國內政治意義，則可從幾方面來討論。

第一、就內部權力鬥爭方面而言，因糧食問題對西方民主國家的讓步，可以成爲反對分子，於他日執政者失勢時批判的把柄。在任何極權國家內，權力鬥爭激烈，執政者失勢時遭受批判的顧慮是不可避免的。

一九七四年三月蘇共中央委員會和蘇俄部長會議決議「進一步發展俄羅斯共和國非黑土區農業措施」。這可以說是蘇聯當局發展農業措施的一個環節。但問題在於何以俄羅斯共和國非黑土區的農業發展在以前未受到重視呢？這個地區自古即是人口密集地區，有高度耕作的農業和良好的氣候條件。①這個地區幾乎未曾遭到旱災或損害作物的冰雹。「從多年來俄羅斯南部和非黑土區地帶收穫的數字來比較，各方面的指數都對非黑土區有利。」而且「俄羅斯中部（即非黑土區的一部——作者註）可以飼養大量牛羣……在這些土地上，牛羣成長所必需的一切可說取之不盡。」②蘇聯對這塊土地未曾及早加以重視何故？本文擬從政治角度討論之。

就當今國際政治而言，起影響作用極大的經濟因素是糧食與能源問題。

蘇聯有無能源缺乏問題不在本文討論之列。但是糧食問題對於蘇聯，應是一個很傷腦筋而一直試圖克服的問題。一九七二年蘇聯因受惡劣氣候之影響，穀物收成少了一千四百萬噸，於是向國外購買了二千八百萬噸，其中一千八百萬噸購自美國。③一九七三年豐收，一九七四年收成也不錯，但仍無法保證未來收成穩定。在國際普遍糧荒之情勢下，向美國購糧，在外交談判上就要對美國作一些讓步，這樣不但減少蘇聯對外活動的彈性，同時可能招致國內部分對現行蘇聯國家政策持有異議人士的批評。因爲美蘇在意識形態上的對立，不但未因蘇聯推行偽裝和平政策而降低，反而更趨尖銳。糧食一旦成爲問題，其可被用作政治鬥爭之工具是無可置疑的。如果蘇聯糧食能增產，除了對外無所依賴外，進一步可以利用糧食加強對那些饑餓的第三世界國家

第二、提高人民飲食水平與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如何配合的問題。發展重工業、軍事工業的最基本條件之一即是要有起碼的農業基礎，以養活蘇聯所謂的「勞動人民」，包括生產糧食的農人、工業工人和其他人員等。況且蘇聯人民對飲食水平的要求亦日漸提高，蘇聯當局亦不斷宣稱提高蘇聯人民生活文化水平，農業發展問題自不能被忽視。根據美國農業部統計，自一九六四—六六年期間至一九七二—七四年期間，蘇聯每人食物消費量已增加16%，④提高人民飲食水平是世界許多國家一致所趨，國內生產不足就必須向國外購買。蘇聯當局提出所謂「進一步發展俄羅斯共和國非黑土區之農業」正可以作爲執政者的長期支票。農業的發展固然要從工業部門獲得所需機械化設備的供應和人力的支援，而農業失敗的後果更將拖累工業之進展。從這一層意義來談，蘇聯加速農業發展豈不是爲未來再加速工業發展作準備嗎？工業發展之後，便可以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經濟競賽」、「軍備競賽」，厚植對自由世界政治勒索的本錢。

第三、推行一貫的農業集體化政策。史達林在「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的經濟問題」(Economic Problems of Socialism in the U. S. S. R.)中，已說明蘇維埃當局最後的目標，在於農村經濟的完全國有化，⑤但在過渡時期，集體農場仍很重要。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兼政治局委員F. D. 庫拉可夫在「農業生活」雜誌摘要轉載的一篇文章中說：「私人擁有小塊土地，阻礙生產和通往社會主義道路。基於此一事實，當局頒述了改造國家農民經濟之需要。……這就是爲什麼黨定下創造和發展大規模農業社會生產途徑的理由。」⑥庫拉可夫所描述的列寧土地政策的實施原則，對於俄羅斯共和國非

黑土區完全是適用的。他更進一步描述農民的個性，並引證列寧的話說：「在檢討土地問題的社會面時，還需要記住農民的階級差異和站在小規模商品

三

基礎上從事生產的農民之特性，換言之，他們社會性之雙重性。列寧說：「農民也是勞動者，他們嚮往社會主義，因而寧願工人專政也不願資產階級專政，但是他們也嚮往自由貿易，亦即傳統的、舊式的資本主義。」^⑦從理論上說，大規模生產優於小規模生產，這就農業集體化言，似乎成理。但問題在於蘇聯的集體化之含意，和一般農業合作社的意義極為懸殊。農民並未得到合理的待遇，已引起他們對政府的憤恨，如果集體化的結果能改善他們的物質生活，他們也會改變其固有的觀點，可惜結果適得其反。而且縱有些少利益，也為那般集體農場的主席、隊員或其他職員所享有，大家一點也分潤不到。所以參加集體農場的工人，完全依賴在農場以外分給他們那一塊極其狹小的土地，蘇維埃當局還極力加重農民私有經濟的負擔。另一方面，由於消費品的缺乏與高價，農人也不願加多他們的生產，因為他們無法用糧食交換他們所需要的東西。此外，農民又感覺到，當局採用集體化制度，是為工業中心的利益。他們也以被犧牲為憾。^⑧以上描述的雖是史達林去世前後期間的情形，可是至今農民的基本傾向必定並未改變，因此庫拉可夫才繼續批評農民的小布爾喬亞氣質，對農民所存的敵視如故。而蘇維埃政權之農業政策，雖經大獨裁者的更迭而隨時有所改變和修正。但其長遠的趨向仍舊不外兩者，即是：(一)繼續加緊對農民的控制；(二)加速動員農民的資源以供大規模工業化之用。^⑨這第(一)點與作者前述第二方面之意義可謂吻合。而蘇聯強力推行集體化正是為了第(一)點，繼續加緊對農民的控制。集體化可使機械化與最進步的農業方法得以採用，但便於管制却是蘇聯未說出的。據宣稱，非黑土區「將成為全聯邦共青團龐大工作計劃」，^⑩所謂「進一步發展非黑土區」的決議「其目標是根本改造鄉村，建立現代農業城鎮，取代小農莊」。^⑪這是個「在廣大地區改造農村生活的問題」。^⑫事情不是很明白嗎？在一個人烟稀少的土地推展一個人觀念，不是遠比在一塊住着數以百萬計人口的土地來得容易嗎？讓非黑土區老一輩人去世後，使這塊地方成為「無人」之地，再從事農業實驗，將農民生活消滅，把青年驅進農業城鎮，這樣做起來便容易了。這就是蘇聯過去忽視比處女地更有前途的非黑土區，而反而去發展處女地的原因。^⑬

論蘇聯發展俄羅斯共和國非黑土區

像蘇聯這樣的極權國家，共黨中央委員會和部長會議決議交下來，各級有關人員就必須照規定執行，在他們之間存在着一股緊張的氣氛。他們之所以感到緊張，由於三種原因：(一)上層的壓力；(二)環繞左右的人對他們的不信任；(三)地位的不穩定。總之，他們生活在不正常的心理狀態中，他們並不感到愉快和滿足。^⑭在一九七六一一九八〇年期間，非黑土區的農舍計劃合併成幾個主要的人口中心。^⑮為完成下一個五年計劃，預定投入非黑土區的資本達三百五十億盧布，這個數目相當於過去三個五年計劃中投入此地區之資本總額。而且這個數額還不包括其他附帶投資，諸如電、糧食、肉類和牛乳場，以及其他與農業生產之發展相關的工業部門等之發展。^⑯這個數額更使蘇聯對非黑土區農業發展「薄昔厚今」的潛在目的越發明顯。而「對非黑土區的農業產品的收購價格規定的較高」，用的是「非黑土區和國內其他地區的自然經濟條件相比，該區內之集體農場和國營農場的工作更為複雜」的藉口^⑰，這如果不是俄羅斯民族優越感的作祟，至少也是俄羅斯共和國地域主義的表現。據稱，「一九七三年俄羅斯共和國非黑土區各農場之農業總生產，以一九六五年不變價格為標準，共一百五十億盧布，比第八個五年計劃平均每年所產增加14%，而比第七個五年計劃平均每年所產則增加37%」。^⑱將來非黑土區的農業發展果真獲得任何成果，其背後動員全聯邦各共和國及其他農、工業相關部門的人力、物力，所付的代價又將如何估計呢？使一塊農業土地荒蕪之後再大力開發，是否合乎經濟原則，令人深為懷疑。究竟改善人民生活重要，還是實驗「集體化」重要，蘇共當局心裏明白。

註①見 Voprosi Ekonomiki 10, 1974, p. 50.

註②見 Trud, February 22, 1973. 轉引自 Andreas Tenson, "The Belated Decision to Develop Agriculture in the RSFSR's Nonchernozem Zone", 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 May 27, 1974.

註③Lyle P. Schertz, "World Food: Prices and the Poor",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74, p. 511.

業、冶金、鍊與化學工業、魚類工業、金屬加工業、土壤改良、交通、地質調查與訓練人員。

這些經濟部門在整個援助中所佔之比例為：工業七十六點一%，農業五點二%，地質調查八點三%，交通與郵電部門八點二%，教育與衛生部門一點九%，其他部門〇點三%。¹⁸

根據一九七四年十月廿八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蘇聯對古巴的經濟援助總數約五十億美元，而軍援數目達三十億美元。

六 結語

古巴為西半球唯一共產國家，且在美國後門，為蘇聯對拉丁美洲進行活動的最大據點，在不妨害國家利益與安全的前題下，蘇聯必不惜任何代價予以支援。

莫斯科一度視古巴為威脅美國的主要飛彈基地，然而現在俄國人希望重建古巴作為一個蘇聯支持的共產主義之拉丁美洲樹窗。¹⁹

註①一九七四年十月廿八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第四十六頁。

註②“The Soviet Union and Latin America” Edited by J. Gregory Oswald and Anthony J. Strover, Praeger Publishers, U. S. A. 1970, p. 155.

註③“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Jan. 10, 1969.

註④同註②第十一〇頁。

註⑤一九七四年第五期蘇聯「對外貿易」月刊，英文版，第三頁。

註⑥一九七四年第七期蘇聯「對外貿易」月刊，俄文版，第十六頁。

註⑦“Radio Liberty Research”, Aug. 5, 1974.

註⑧“The Rise and Decline of Fidel Castro” by Maurice Halper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2. p. 233.

註⑨同註②第一一〇—一一一頁。

註⑩同註⑧第二三四頁。

註⑪卡斯楚執政後，古巴蔗糖產量遞減。一九五九年糖產量為六百萬噸，一九六〇年五百九十萬噸，一九六一年五百六十萬噸，一九六二年四百八

十萬噸，一九六三年三百八十萬噸，一九六六年計劃為六百五十萬噸，但實際產量四百五十萬噸，一九六七年產量比目標六百一十萬噸少一百四十萬噸，一九六八年目標為八百萬噸，但實際產量為五百五十萬噸。(資料來源：同註②第一二二頁。)

註⑫同註②第一二二—一二三頁。

註⑬一九七三年第七期蘇聯「對外貿易」月刊，英文版，第十一頁。

註⑭“Radio Liberty Research”, Aug. 26, 1974.

註⑮一九七四年七月第三十期蘇聯「新時代」(New Times)週刊第十一頁。

註⑯一九七四年十月十四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第三十一頁。

註⑰此節主要係參考一九七三年第七期蘇聯「對外貿易」(Foreign Trade)月刊的報導。

註⑱一九七四年第七期蘇聯「對外貿易」月刊，俄文版，第十六頁。

註⑲一九七四年十月廿八日「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第四十六頁。

——上接第83頁——

註⑳同註③。

註㉑見費因索德著，劉光炎編譯，「蘇聯政制剖析」第十六章，中華文化事業委員會出版。

註㉒一九七四年九月二十二日莫斯科俄語廣播。

註㉓同註⑥。

註㉔同註⑤。

註㉕Socialisticheskaya Industriya, April 6, 1974. 轉引同註②。

註㉖Stroitel'naya Gazeta, April 5, 1974. 轉引同註②。

註㉗Izvestia, April 5, 1974.

註㉘同③。

註㉙同註⑤。

註㉚一九七四年六月二十六日莫斯科俄語廣播。

註㉛同註⑮。

註㉜Voprosi Ekonomiki, 10, 1974, p. 39.